

越南古籍目录概略

刘 玉 璩

在整个汉文化圈之中,越南是中国之外使用汉字历史最长的国家。从古代越南铜鼓铭文及各种南越古冢出土物来看,早在公元以前,篆字就已在南部越南流传。此后,直到 1945 年现代拉丁化越南文成为越南法定文字之前,汉字一直在越南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汉文化的流传,尤其是汉越语大规模传入越南以后,产生了一种以汉字字形来拼写越语语音的文字——喃字。喃字的构造方式与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俗字构字方式相似,即模仿汉字会意、假借、形声等造字方法。因而,喃字也分属于汉字系统,是汉字与越南俗语乡语相结合的产物。在上述的文化传统与背景之下,越南产生和保存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汉喃古籍。随着域外汉文化研究的深入,越南所存的这批汉喃古籍也极有必要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而如余嘉锡先生所云:“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它学术,尤为重要。”^①为此,本文对越南古典书籍目录略作探讨,以飨读者。

一、越南古籍的遗存与目录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越南古籍目录有两个特点:一是著录的多为越南后黎、阮朝所存的近世典籍。这种情况是由越南典籍的实际遗存状况决定的。从历史记载来看,越南前期产生的典籍并不在少数,如阮朝潘辉注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序中云:

我越号称秉礼,千有馀年,典籍之生,其来久矣。盖自丁黎肇国,抗衡中华,命令词章,浸浸渐著。至于李陈继治,文物开明,参定有典宪条律之书,御制有诏敕诗歌之体。治平盛世,文雅彬彬,况乎儒士代生,词章林立,见诸著述,日以渐繁。非经劫火而煨残,必自汗牛以充栋也。

越南士人也屡以“文献之邦”自许,然而现存的越南早期典籍却非常之少。究其原因,这首先是历史造成的——越南经历了颇多的战乱。在 1258 至

^①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一《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见《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5 页。

1288年间,元朝大军多次攻打安南,几度攻入都城升龙,图籍备遭浩劫,就连中国政府历代颁赐的《大藏经》也“大兵至日,已化作于死灰”^①。陈艺宗绍庆二年(1371),杨日礼请占城兵攻打越南,“烧焚宫室,图籍为之扫空”;洪顺八年(1516),黎襄翼帝因荒淫无度、劳民伤财而引起内乱,被弑于京师后,“人民入城争取金银宝货,白檀麝香、纱罗纰丝满于民间,图书、胡椒、草香等物委弃循路,高一二寸,不可胜纪。”^②战乱给书籍造成的损失,因战争而内附于明朝的黎澄(1374-1446),亦曾在其《南翁梦录》自序中云:“前人言行才调,多有可取者,至于兵火之间,书籍灰烬,遂令泯灭无闻,可不惜欤!”并满怀痛惜之情感慨陈仁宗:“有《大香海印集》,颇多绝唱。惜其地遭兵火,不得流传,余只记诵一二而已。”^③越南胡朝建立伊始,屡屡侵犯广西边陲,加之陈朝宗室陈天平亲至燕京,请求明成祖出兵讨胡复陈。于是明朝军队大规模入越,并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十四年内(1414—1427)对越南进行了短暂统治。此次明军入越,执行了严厉的毁书政策,使得越南古籍惨遭灭顶之灾。永乐四年(1406)七月,明成祖勅征夷将军成国公朱能等十件大事,其中之一为:

兵入,除释道经板、经文不毁外,一切书板文字,以至礼俗童蒙所习,如上大人、丘乙巳之类片纸只字,悉皆毁之。其境内凡有古昔中国所立碑刻则存之,但是安南所立者,悉坏之,一字勿存。^④

同时,这也是文化传统造成的——越南作者缺少“藏诸名山”的意识,不注意收集保存自己的作品,而历代政府也疏于书籍的管理和典藏。如据《大越史记全书》陈纪记载,陈英宗、陈明宗均在临终之前(1320年、1357年)焚烧了自己的诗稿。黎朝黎贵惇在《大越通史·艺文志》序言中指出:前朝对书籍疏于管理、典藏,是造成图籍流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说:

我国本以文学著名。各阶层,自王侯以至士庶,均有作品流传。然而遗留的数量,百不存一,仅可比中国作家作品总数十分之一。数量已属可怜,加以王室藏书的忽视:既无内廷档案的管理,又无掌书的官员;抄本审查的法则,保存的条例,均付缺如。而历代生员,关心无非应试的策论时文。偶见与科举无关的文字,即属往代难得的孤本,亦弃置不顾,不加缮录。幸而有好事者随笔抄记,亦绝无校勘可言。间或有嗜古成癖的人,则什袭而藏,视同珍宝。所以古书发现固不易,偶而获致,则盈篇讹误,使读者困顿

①陈日燊:《安南陈表求大藏经》,见黎则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六,中华书局,2000年,第148页。

②(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七、卷十五,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③(明)黎澄:《南翁梦录》,见于陈庆浩、王三庆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六册,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1页、第22页。

④(明)李文凤:《越峤书》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6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695页。

迷惑,辨正为难。^①

书籍大量散佚,让士人无不扼腕而叹,有志者均希望能挽救一二,这也是促使黎贵惇与潘辉注二人编纂史志目录的深层动因。政府藏书的贫弱,直接导致了史志目录不发达的局面。仅有的两种越南史志目录《大越通史·艺文志》与《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的编纂并非以政府藏书为对象,而是“将古史及民间藏书登录,编成书志”,“旁稽旧史,参录诸家备载书名”^②。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缺少目录编纂的物质基础,越南现存的古籍目录均产生于后黎、阮这两个近世王朝。

越南古籍目录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宗教典籍和书院藏书为编撰的主要对象。越南古代藏书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是推广佛教的需要,二是发展教育的需要。李太祖顺天十二年(1021),“遣员外郎阮宽泰、阮守如宋,起八角经藏。”两年之后,又兴建大兴书库储藏三藏经文。天成七年(1036),李太宗临仙游山重光寺而诏建重兴书库,以藏《大藏经》。陈英宗兴隆三年(1295),从元朝请回大藏经以后,在南定天长建书库收藏^③。以上这些藏书设施都用于典藏佛经,服务于宗教信仰。此后有见载《上京风物志》的蓬莱书院,为黎朝所建;以罗山夫子阮帖为院长的崇政书院,建于西山朝光忠辛亥年(1791);见于《谢玉文联集》的风池书院等^④。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1802-1945)亦兴建了一系列书院,如聚奎书院、新书院、古学院、内阁书院、史馆书院等。阮朝国史馆臣高春育(号龙岗)曾建有龙岗书院。这些举措把越南的图书典藏史划为两个阶段:李陈时代是以佛经为中心的阶段,黎阮两朝则是以儒书典籍为中心的阶段。越南文献学资源遂出现了两大特色:从典藏的角度看,保存最好的古籍是佛经;从目录角度看,数量较多、体例相对完备、面貌最整饬的目录是书院目录。唯一现存的专科目录即是反映宗教典籍刊刻状况的寺院经版目录。而今人所编的最完备的越南文献目录——《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所著录的古籍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越南古代的书院藏书。如清代邓志謨编辑的类书《古事苑》,为龙岗书院所抄;黎朝探花阮辉瑾编撰于景兴癸巳年(1773)的蒙书《初学指南》(编号A.1634)原为福江书院藏本;阮焯(号南雅老人)编撰于维新壬子年(1912)的越南谚语方言及歌谣的汉译诗集《南雅民志考》82页抄本(编号A.3175),题“书院旧本”。

书院是越南管理和典藏书籍的主要场所,因而书院管理者和使用者最有条

①转引自黄轶球先生据陈文理的越南文译本翻译的《越南典籍考》,载《文风学报》第四、五期合刊,广东国民大学文学院编印,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0)七月一日出版。

②分别见两种目录序言。

③《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二、卷六。

④此书成于保大四年(1929),为黄瑞芝文集,其中一篇作品题为《风池书院记》。河内汉喃研究院藏有一抄本,编号为VHt.28。

件编撰体制较完备的综合性目录。总体而言,越南书院目录在编撰上具有不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的,而服务于一般性管理的特点。它们只是对书院所藏书籍进行登记造册,所以整部目录无大序,部类之后无小序,书名之下更无解题。仅有《古学院书籍守册》略记书籍的内容提要,是名符其实的“守册”。它们更注重书籍的部数、虫蛀状况、阙佚、来源,甚至收藏编号等非学术性因素。对于书籍版本、撰写旨意、学术价值等多不涉及。例如《聚奎书院总目册》把因虫蛀无法阅读的书籍,专门列在每类完好的书籍之后;《新书院守册》统计书籍总数不以代表书籍整体的“部”为单元,而以代表书籍局部的“本”为单元。

二、越南古籍目录解题

经我们多次调查,所知见的越南古典书目有十六种。这些书目主要有三种类型:史志目录、政府藏书目录、私人目录。下面我们将所经眼的十四种书目分为十个单元作解题如下:

1.《大越通史·艺文志》 黎贵惇撰

此书是黎朝一代所见存的书籍目录,亦是越南现存最早的一部史志目录和解题目录。黎贵惇,字允厚,号桂堂,太平省延河人。忠献公黎仲庶之长子,生于保泰七年(1726),卒于景兴四十五年(1784)。为后黎景兴十三年(1752)榜眼,官至工部尚书,爵颖城公,谥文忠。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儒。据《工部尚书黎相公年谱》载,黎贵惇“所著有《易经肤说》、《书经衍义》、《春秋略论》、《诗说》、《礼说》、《连山归藏二易说》、《群书考辨》、《圣模贤范录》、《金镜录注》、《存心录》、《增补政要大本集》、《大越通史》、《国史续编》、《皇朝治鉴纲目》、《皇越文海》、《全越诗集》、《芸苔类语》、《见闻小录》、《续应答邦交集》、《北使通录》、《联珠全集》、《征西全集》、《抚边杂录》、《师律纂要》、《武备心略》、《地理选要》、《他学精言》、《太乙简易录》、《太乙卦运》、《六壬会通》、《六壬选粹》、《活人心书》、《阴骘文注》、《道德经演说》、《弘教录》、《金刚经注解》等书行世。”^①景兴庚辰年(1760),“初,帝遣陈辉宓、黎贵惇等如清岁贡,并附告懿宗丧”^②。《北使通录》即为黎贵惇使清期间活动的记录。据《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所载,黎贵惇此次北使,与其他使团成员的作品一同结集为《珠联诗集》四卷。其诗文屡获中国文士及高丽使节的赞誉,粤西提督学朱佩莲曾赞曰:“公文词婉丽,有唐宋之风”^③。

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将《大越通史》称为《黎朝通史》,著录于经史类。《大越通史》为黎朝的纪传体通史,原书共30卷,其撰写参考各种

①(越)佚名:《人物志》,《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六册,第227页。原文“芸苔”误作“芸楚”。

②《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四十二,黎显宗景兴二十二年(1761)。

③《人物志》,《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六册,第219页。

实录,旁及逸书、笔记、评传、私史、金石铭刻,以及中国士人的著作,成书于1749年。本书模仿中国史书的体例,首为本纪,记载了从1418年黎利举兵自立至1527年莫氏篡位的历史,其次为各志书,再次为列传,列传以宗室为首。不幸全书散佚,1904年伯希和在顺化图书馆发现若干残页,立即命人抄送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现此书本纪仅残存黎太祖纪,列传则存后妃、诸臣、逆臣等传,志书惟存《艺文志》。其志书的撰写仿《宋史》,凡例曰:“修史之难无过于志,《汉书》、《唐书》,备载法制,杂以议论文法,虽妙而观者苦之。惟《宋史》区别条目,事类粲然,便于披阅。今修国朝志准宋史志。”

关于越南史志目录修纂的总体状况,伯希和在其《安南史上史料之初步研究》导言中曾论述曰:

想将往古作品,编制详目,事属困难;据本人所知,到现时为止,士人的书志,全付缺如。我们所见的越南史籍,不外一些简略的编年;它不比中国的正史,有科学、艺术、文学、商业的专篇纪载,表现出每一朝代的文化经济生活,假如士人的著作如此荒凉的话,祇有黎贵惇的《大越通史》(1749)可作为例外;他模仿《宋史》的体裁,也立了艺文志一门。^①

越南自建国以来,也模仿中国设立史官修正史,但官方所主持修纂的史书多为无志书的编年体,如现存的三大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均是如此。因而士人著述、朝廷规制等鲜有史家笔涉,黎贵惇基于此因,才承袭中国史官修志的传统,首次在其呕心沥血之作《大越通史》中修纂了志书。

《大越通史·艺文志》参照中国的四部分类,但根据越南典籍的实际状况,取消了经部,而强化了史部的政书,将书籍分为宪章、诗文、传记、方技四类,共著录书籍115种。宪章类收录政书、谱牒、地图共16种;诗文体收录诗文别集、总集66种,传记类收录纪传、编年、实录等各体正史及笔记野史19种;方技类收录包括中国所赐的两部大藏经在内的佛经和堪舆、算学书籍14种。每一种书籍下依次介绍卷数、编撰者、刊行时代、内容、存佚等。此志书虽然收书有限,但其所载录的典籍状况,极具参考价值。例如,越南海阳承政使参议茂林郎黄德良编撰的《摘艳诗集》,是越南最为重要的诗歌选本之一,现存的中越写本均仅有六卷,《大越通史·艺文志》则著录有十五卷,与各本序言所论相吻合,可肯定现存写本皆为残编。

2.《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 潘辉注撰

此志为越南历朝著述的汇目。潘辉注(1782—1840),字霖卿,号梅峰。潘辉温之侄,素庵居士潘辉炯(1775—1844,字远卿)之弟。明命初年(1820)召补翰林院编修,累迁承天府丞,明命十年(1829)授广南协镇。《大南列传正编第二集》卷十八记载他:“两充如燕使部。寻被谴如西效力,起复司

^①转引自陈文理著、黄铁球译:《越南典籍考》,第68页。

务。以疾乞休，卒。年五十有九。”“所著《历朝宪章类志》考据该博，书成上之，命藏秘阁。及后钦修越史，多资质究。又著有《皇越地輿志》二卷，《华轺吟录》、《华轺续吟》、《洋程记见》等集。”^①潘辉注两次使华的时间分别为明命五年（1824）和十一年（1830），《华轺吟录》与《华轺续吟》即为他的北使诗文集。

在1820年潘辉注入仕之前，他已完成了《历朝宪章文籍志》的编著。此书为记录雄王至黎朝末年社会政治状况的大型政书。书成之后又由工部阮名碑、武辉炯，礼部阮有嘉、杜庭宇，刑部何叔良、黄土光、阮世并、潘时举，吏部潘有性、黄济美，翰林院潘黄海奉旨进行考订。全书49卷，分为輿地、人物、官职、礼仪、科目、国用、刑律、兵制、文籍、邦交十志。其中卷42至卷45为《文籍志》，共著录越南历朝典籍213种，分为宪章、经史、诗文、传记四类。此书分类基本沿袭《大越通史·艺文志》的标准，各类小序分别曰：“凡牒谱典礼刑律官制，及版图邦交诸集，事关于国家者并列为宪章类”，收书26种；“凡历代儒林著述，或发明经籍义理，或纂述南北诸史，并依世次先后列为经史类”，收书27种；“凡历朝御制各集及诸名卿巨公、文人才士所著，并诸家撰录各部，并列为诗文集”，收书106种；“凡历朝实录及记载群书见闻杂志，下至方技诸录者，并列为传记类”，收书54种。

《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所收典籍时代最早的是修于李太祖十七年（1016）的《皇朝王牒》一卷。各种书籍的提要详略不一，潘辉注对于见存书籍的提要一般撰写得比较详细，内容包括著者简介、书籍概要、序文转录、作品徵引评论、存佚状况等。如《樵隐诗集》一卷又《国语诗集》一卷提要云：

文贞先生朱安撰。诗极清爽幽逸。其《春日》云：“寂寞山家镇日闲，竹扉斜拥护轻寒。碧迷草色天如醉，红湿花梢露未干。身与孤云长恋岫，心同古井不生澜。栢熏半冷茶烟歇，溪鸟一声春梦残。”《月夜步松径》云：“缓缓步松堤，孤村淡霭迷。潮回江笛迥，天阔树云低。宿鸟翻清露，寒鱼跃碧溪。吹笙何处去？寂寞故山西。”《杂兴》云：“万叠青山簇画屏，斜阳倒挂半湾明。翠萝径里无人到，山鹊啼烟时一声。”闲雅自在，犹可想见隐居之高趣也。其国语诗，今不传。

由于越南古籍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异文较多，因而《文籍志》所徵引的作品，往往还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3.《史馆书目》、《史馆守册》 国史馆编

两书均为阮朝国史馆的藏书目录。《史馆书目》现存写本一种。全书分为两部分，其一由国史馆大臣裴春煊、陈践海、张光懔、阮述、黄有秤、吴惠连、高春育于成泰十二年（1900）编目。书前有七人所上的奏折，阐明了编目缘由、过

^①见许文堂、谢奇懿编：《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年，第498页。

程、著录标准等:

国史馆总裁纂修臣等谨奏:为遵汇守册事奉诏,臣馆前因有事,守册失落。同庆元年(1886),经奉恭检尊藏实录、玉牒、尊谱、历朝圣制诗文及诸号书,间有零星欠失,或尚存全部亦蠹裂皮裱脱落颇多。原奉札子一皆抄失。臣等节经奏准补辨,与年前奉由孝思、隆安二尊殿认回历朝圣制诗文,各集间多蠹朽不成部。成泰八年(1896),经奉片准并与在馆。原奉守诸集,何系微有穿蠹,仍亦尚堪留守者,摘凑务得全部。各壹集欠者补印,余均奉献化。兹均奉补辨事完并,继辨续认数千,请均著为守册。其试印样草各本均请除外,以免烦褻。至如杂书写本各号,请应制别悬册后,以示有别。所有著入守册各数千,谨奉计列于后。

这一部分共收越南史书、玉牒、宗谱、御制诗文集等80余种,以及杂书写本23种,其中包括阮朝国史馆撰修的《大南实录》的正本、副本。其二为维新元年(1907)编制的国史馆藏书目录,共收史书、谱牒、诗文集、儒书等87种。这一部分收录的书籍也以越南典籍为主,但却著录有清人陈宏谋的《五类遗规》。据《大南列传正编第二集》卷38记载,嗣德二十三年(1870),集贤院编修陈文准“初奉使如燕,得陈氏《五类遗规》梓行”。《五类遗规》是《教女遗规》、《养正遗规》、《训俗遗规》、《训俗遗规补编》、《从政遗规》的合称,《四部备要》收入子部儒家类。今越南汉喃研究院依然藏有陈文准所翻刻的《五类遗规》,为嗣德三十一年(1878)兴安省关圣庙刻本。

《史馆守册》亦存写本一种,题同吉甫、黎完奉订,阮大端奉写。此目录共著录各种书籍文献169种,所载多与《史馆书目》相重。两种史馆目录均不分类,仅在书名后著录卷数、张数、存阙、抄刻方式。

4.《内阁书目》、《内阁守册》 陈贞诒编

两书皆为阮朝内阁藏书目录。

《内阁书目》现存写本一种,未署编者,卷首题“维新二年(1908)十一月初四日奉编”,应为内阁官员所编。此目录共分为五大部分,仅著录书名、部数和卷数。第一部分为国朝书目,收录越南各类典籍282种。虽然署为“国朝书目”,但是除了著录阮朝典籍以外,还有陈朝的《介轩诗集》、黎朝的《越音诗集》、《群书考辨》、《全越诗录》、《皇越文选》等别朝书籍。所收典籍以汉文书籍为主,亦包括《越史国语》、《黎朝御制国音》、《书经演歌》等喃文书籍。其余四部分均收录中国典籍,按经、史、子、集分类。四部之内不再作细分,依次著录经部书籍286种,史部书籍436种,子部书籍769种,集部书籍627种。

《内阁守册》现存写本一种,由陈贞诒编撰于维新八年(1914)。此目录卷首题“东阁上层尊藏与聚奎书院奉守各号书计于后”,这部分的内阁藏书典藏于东阁上层与聚奎书院。本书没有作明确的分类,仅录书名、部数、本数。首列藏于东阁上层的阮朝官方所编的各类史书,以及明命、绍治、嗣德三帝的御制文集,共93种。次列藏于聚奎书院的四部典籍,共202种。其中初列18种越南

典籍,亦以正史、政书和御制书籍为主,随后大致按经、史、子、集的顺序依次著录中国典籍。值得指出的是,目录最后著录了九部根据中国通俗小说、戏曲改编喃译的越南“演传”写本,即《荡冠志现》、《白眉仙现》、《平狄现》、《三国现》、《西游记现》、《唐征西传现》、《说唐后传现》、《陆云仙》、《西厢记》。

“现”即“演”,包含有语文上的翻译与体裁上的改编等意义。如《陆云仙》就是根据中国汉文小说《二度梅》改编而成的喃诗传。而所谓的“传”则是具有越南本土传统的叙事文体。王师昆吾先生曾指出“传”在越南文学史的地位:“同传奇相比、笔记小说相比,它有更长的篇幅、更为通俗的语言和更富文学性的描写,所以它像朝鲜的‘传’一样,在小说发展史上的位置相当于中国的‘话本’或‘市人小说’,高于传奇。”^①

5.《新书院守册》 阮性五等编

此书为阮朝新书院的藏书目录,维新六年(1912)由新书院检辨阮性五,随辨黄有恺、阮克柔编纂。现存维新八年(1914)写本两种。此目录分国书库、西书库、经库、史库、子库、集库六部,国书库收录的为越南汉喃典籍,西书库收录的为汉译西学典籍,经史子集所收均为中国典籍。每种书籍著录部数、本数、作者、抄写或刊印方式、残缺状况。《新书院守册》六部以下不再细分类,而是按照书籍摆放的位置依次著录。新书院藏书共有三十柜,具体部类分布情况如下表:

部类	柜号	种数	本数	合计	部类	柜号	种数	本数	合计
国书库	中一柜	23	914	共 6 柜 380 种 6534 本	史库	西十六柜	124	2608	15941 本
	中二柜	32	1549			西十七柜	79	2213	
	中三柜	4	1260			西十八柜	19	1914	
	中四柜	3	788		子库	东十九柜	125	2179	共 6 柜 758 种 14739 本
	中五柜	4	542			东二十柜	157	2450	
	中六柜	314	1481			东二十一柜	65	2807	
西书库	中七柜	98	462	共 1 柜		东二十二柜	27	2606	
经库	西八柜	104	1929	共 4 柜 303 种 7991 本	东二十三柜	162	2831	共 6 柜 614 种 13280 本	
	西九柜	59	1801		东二十四柜	222	1866		
	西十柜	92	2233		集库	东二十五柜	139		2654
	西十一柜	48	2028			东二十六柜	92		2435
史库	西十二柜	84	2466	共 7 柜 486 种		东二十七柜	92	2317	
	西十三柜	48	2422			后东二十八柜	67	2523	
	西十四柜	100	2393			后西二十九柜	194	2820	
	西十五柜	32	1925		中后三十柜	30	531		

^①王小盾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序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

以上合计书籍 2639 种,58947 本。

《新书院守册》作为政府藏书目录,大量著录明清通俗文学作品,是其鲜明的特点之一。这些作品主要见于子库东二十三柜与集库后西二十九柜,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唐全传》、《水浒传》、《水浒后传》、《雷锋塔》、《八仙出处东游记》、《红袍传》、《五美缘》、《红楼圆梦》、《补红楼梦》、《绣像事春园》、《续南北宋志》、《瑶花传》、《百花台》、《石点头》等百余种。越南文人一直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接纳中国的通俗文学。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安南》可知,《剪灯新话》、《剪灯馀话》在明代就已流传至越南。黎贵惇《北使通录》卷下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越南行人陶登誉曾花银七分购买小说《贪欢报》一部,过关时遭到清朝官员扣留。《金云翘传》、《琵琶国音传》、《花笺传》、《玉娇梨新传》、《传奇漫录》等著名的越南古典文学作品均是在中国通俗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可以说《新书院守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在越南的流传状况。

6.《聚奎书院总目册》 编者未详

此书为阮朝聚奎书院藏书的总目录,编者未详。今存写本三种,441 页本最为详备。此本每种书下著录作者、朝代、部数、本数、存阙状况。全书共分为经、史、子、集、西洋书五个部分,所录均为汉文典籍。其中《西洋书总目》又分为史志、医术、算学、艺术四类,共收汉译西学典籍 70 部零 90 本、50 折、图 1 幅。此外,经部著录 770 部零 69 本,另有破损不堪披阅者 6 种;史部著录 361 部零 167 本,不堪披阅者 4 种;子部著录 486 部零 147 本,不堪披阅者 7 种;集部著录 543 部零 31 本,不堪披阅者 1 种。

《聚奎书院总目册》的编撰深受《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它的经史子集四部完全按照《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设置类目。但二者所收的具体书籍又有不同。作为乾隆以来公私目录最高范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明确指出不收录曲文。而《聚奎书院总目册》却相反,在词曲目南北曲类中著录了《笠翁十类曲》、《笠翁十二类曲》、《藏园九曲》、《新曲六类》、《旗亭记》、《芝龛记》、《长生殿》、《来生福》、《红楼梦散套》、《石榴记》、《花月痕传奇》、《桃花扇》、《点金丹》、《紫霞巾传奇》、《三星圆》、《重订缀白裘新集合编》、《铁冠图》、《绣像麒麟豹》十八种曲文。

《聚奎书院总目册》集部之后另附有《东阁尊置各部总目册》。此目录著录阮朝东阁藏书 7190 本,共分为国朝书目、经、史、子、集五部。各部以下不再细分,其中子部著录有“聚奎书院册总目三套共三十二本”,并注明为写本,“间有油迹”。可见聚奎书院不止一次为其藏书编撰过目录,而另存的 85 页本和 86 页本,与 441 页本在编排上也明显不同,显然也是多次编撰的结果。《新书院守册·国书库》中五柜亦著有“聚奎书院总目三部 写本”,其中两部共 17 本,一部 16 本。

7.《古学院书籍守册》 阮进荣等编

此书为阮朝古学院藏书目录。由光禄寺卿佐理学部事务兼古学院纂修阮伯卓校阅,侍读学士领古学院一项编修阮进荣检编,学部派员司务黎允升及古学院膺瓠、范富恂记录,编目于启定九年至十年间(1924-1925)。每一书下记有书名、存阙、主要内容、作者、原有卷数、分合情况、书籍编号、刻印或抄写日期、书籍来历、装订形式。是我们所知见的唯一一种记有版本及书籍主要内容的越南古典书目。在记载有确切刊刻年代的刊本中,时代最早的为宋杨辉《详解九章算术》的绍兴戊辰年(1147)刻本及宋孔传《白孔六帖》的绍兴年间(1131-1160)刻本;最晚的为上海广学会翻译的《泰西新史》光绪癸卯年(1902)刻本。全书共著录宋刻本12种、元刻本10种,明刻本130种,清刻本1559种。另有两种日本刻本,分别为明治二十一年(1888)刊刻的《近世八大家文抄》和《明治十家绝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文化圈内部文化交流的深远。

此目录现存写本一种,分为国书、经、史、子、集、新书六个分册。《新书守册》著录洋式装订书及汉译西学典籍。《国书守册》著录越南典籍,它的分类冲破四部樊篱,建立起具有越南本土特色的书籍体系,具体如下:

第一目御制书:收录阮朝绍治、明命、嗣德、同庆、启定五位皇帝所作的诗文集、日记、六八体喃歌、字帖等共43部;

第二目法学科:收录有关邦交、仪制、刑律、宦规、典例的各种政书共19部;

第三目国史科:收录越南正史、杂史以及反映越南历史及人物的日记、诗文、奏启、奏议、传记等79部;

第四目地学科:收录包括总志、方志、舆图、名胜、外国地輿之类的地理类书籍共23部;

第五目文学科:收录举业文、类书、字书、儒书等共21部;

第六目文章科:收录包括北使诗文、策文、官诗、宫词在内的各种诗文总集、别集共110部;

第七目国音书:收录据中国经学典籍、唐宋诗词、小说、民间传说、历史著作、越南名著等改编创作的喃文诗歌及越南民间歌谣共32部;

第八目报学科:收录《大南公报》、《大南国文日报》、《公是报》、《南风杂志》4种报刊;

第九目传记书:收录玉谱、家谱、年谱、行状、传奇、事迹、风土人物志等典籍共37部;

第十目演传:收录根据中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改编和创作的喃文戏剧及演歌共53部;

第十一目医学:收录医学理论、药草、眼科等医书共10部;

第十二目北经学科:收录对中国经学典籍进行喃译、摘录、节要、约解、释义的著作共22部;

第十三目北史学科:收录关于中国历史的赋、六八体喃诗、节选等各体著作 12 部;

第十四目北文学科:收录中国历朝诗、文、赋等各种作品的越南选集共 22 部;

第十五目术学科:收录包括易卦、星命、相占类的数术书,以及降笔文、佛典、兵书等共 116 部;

第十六目试卷:收录成泰丁未科(1907)会试、维新年间(1907-1916)会试、启定己未科(1919)会试、成泰癸卯丙午(1903、1906)乡试、维新己酉乙卯壬子科(1909、1915、1912)乡试、启定戊午科(1918)乡试科考试卷。

文章科与北文学科、国史科与北史学科之间的南北对应关系,从目录分类的角度折射出了越南典籍的中国渊源。

其余四个分册主要收录中国典籍,包括数种日本、朝鲜典籍,依次著录经部典籍 306 部、史部典籍 430 部、子部典籍 655 部、集部典籍 562 部。具体类目设置如下:

经库守册(三目):诸经 经传 经传类典

史库守册(六目):记事 编年 评论 传记 地舆 政治

子库守册(十七目):儒流 类书 法家 武备 农桑 医术 道法

天文 算学 星学 卜筮 地理 琴学 棋学

书法 画法 小说

集库守册(八目):诗 词 赋 文 制义 表 策 诗文总

这里区别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分类特点是:经部不依书籍内容分类,而改按书籍的著述体例分类;集部化解了别集与总集的观念,直接以作品体裁为分类单元;别立“制义”、“表”、“策”、“诗文总”等类名,在“诗文总”的名义下,把个人之作与众人之作合而为一,楚辞类作品被附入“文”类,诗话则归入“诗”类。这一系列类目的改变,反映了中国典籍在越南的功用的转变——服务于科举考试文体的写作。“楚辞”、“诗文评”等类目的沉沦,则反映了越南文献学不重学术而重应用的特色。

8.《北书南印板目录》、《大南书目》、《南书目录》 陈文理编

三种目录分别为:越南重印中国书书目,以子部的佛经、道书、医书为主,亦包括《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五经体注》、《贞观政要》、《殊域周咨录》、《文心雕龙集注》、《唐诗合选》、《唐诗鼓吹》、《明诗别裁》、《战古堂诗》、《明清状元策》等经、史、集部的典籍,共收书 667 种;越南汉文书籍目录,著录历史、地理、科举、医学、教育、算术、风水、家谱、事迹、乡例等典籍 2710 种;越南黎朝至阮朝的喃文书籍目录,共收书 561 种。目录扉页均题:“慈乌陈氏藏”,并钤有一圆一方两个阳刻藏书印。按,慈乌陈氏即海阳省清沔县慈乌乡陈文理。陈文理是越南近代著名的汉喃学家、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早岁跟随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普里卢斯基工作,有着深厚的汉学功底。他曾任教于河内

远东博古学院,越南独立后参加革命,就职于“文史地研究会”和越南中央图书馆。陈氏撰有《越南典籍考》、《越南佛教史略》等学术著作,部分论文曾由黄轶球先生翻译成汉文,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三种目录均不分类,仅著录书名。《大南书目》书后择要注明作者、存阙、书籍性质等,以及“无味”、“佳”、“阅了”之类的评语;《南书目录》在书名下用钢笔择要注明作者、内容、体裁等。经过我们的比勘发现,这三种目录分别对应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的三个分册——《中国书南印板书目》、《安南汉文书籍目录》、《安南越文书籍目录》。因此,陈氏所编之目反映的是河内远东博古学院收藏的汉喃古籍。

9.《南书目录》 陈维垣编

此书为越南李朝至阮朝的书籍目录。陈维垣号云闲亭,编撰于保大十三年(1938)。卷首有编者自序一篇,全书按朝代和作者的先后次序排列,每种书籍著录卷数和作者小传,共收录书籍 570 种,其中李朝 9 种、陈朝 47 种、胡朝 4 种、黎朝 67 种、莫朝 11 种、后黎朝 143 种、阮朝 259 种。据越南史学院所藏抄本知,此书 1962 年进行过校正增补,略加了部分作者小传,还补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期的汉籍 7 种。

《南书目录》虽然为私人所编,依据的却并非私人藏书,据卷首小引可知编者有感于国中典籍散失严重,因而“遍阅群书,凡有记贤哲平日所撰述何书,匪今匪昔,一一编之”,其目的在于:“盖名存则其书或存,书存则国粹国魂于焉保之。尚赖我南内好学诸君子,远近力求,越学基础,幸有完全一日,顾不韪欤!”

此书也是唯一一部记有作者小传的目录。这些小传一般记有作者的字号、籍贯、科第、官职等,有些还根据史书记载概括作者的简要事迹。如阮詮传云:“海阳青林人,仁宗时以太学生仕至刑部尚书。有退鳄鱼祭文,事类韩愈,乃赐姓韩。”阮詮写祭文投江退鳄鱼一事,见载于《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陈仁宗绍宝四年(1282)。这部目录所记载的作家生平均言简意赅,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越南作家的个人状况。

10.《各寺经版·玉山善书略抄目录》 编者未详

此书为越南各地寺庙所刻佛经及河内玉山祠所刻书籍的书板目录。

目录未署编纂者,每种书版后署版数与纸张数。全书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越南河内、河南、海阳、北宁等各地部分寺庙所刻佛经书版,共 68 种,最末抄有各种纸张的价钱。在越南,佛教信仰的普及直接促成了佛教典籍刊刻的兴盛。其刊刻主体为寺院,河内、北宁、海阳是越南佛教刻书的三大主要地区,现在至少保存有 139 座越南寺院所刊刻的书籍^①。而根据《各寺经版》的记载,除了已知的 139 座寺院以外,还有分别位于河内省的含珠寺、灵朔寺、溪回寺、报国

^①详见拙作《越南古籍刊刻述论》,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中华书局,2005 年。

寺、盛烈寺、仇中寺,河南省的队山寺、济川寺、同戒寺,海阳省的春雷寺、大壮寺、补陀山寺、菩提寺、亭锦寺十四座寺庙刊刻过汉文佛经。

其二为《玉山善书簿》,著录玉山祠所刻书籍 56 种,书名之前署有“乙未年”三字,据书中所记之书的刊行时代可断定为 1895 年。玉山祠座落在河内著名的还剑湖玉岛之上,不仅是一座供奉关帝的道教名祠,也是近代河内的重要刻书机构。据绍治三年(1843)北宁省学政武免甫等撰写的《玉山帝君祠记》记载,玉山祠初建于黎太祖之后(1428-1433),阮朝初年,由“药溪信斋翁”重修。约在绍治元年至三年间(1841-1843),信斋翁诸子将关帝祠转让给一个由学政及儒生士子组成的同善会,同善会又再次对道祠进行了改造,形成了现在前后二殿的规模。在汉喃研究院藏有 80 余种玉山祠所刊刻的古籍,但是《玉山善书簿》记有一些未曾见藏的玉山本汉籍。

除上述十四种书目藏于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汉喃研究院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之外,还有《大南国史馆藏书目》、《国朝书目》两种写本藏于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马伯乐书库。前者为阮朝国史馆成泰年间(1889-1907)的藏书目录,著录书籍 103 种。由国史馆大臣张光亶、阮述、黄有秤、高春育、吴惠连编辑并序于成泰十二年(1900)。后者为阮朝史馆藏书目,于维新二年(1908)编目,著录各类书籍 275 种。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